

新民學會

資料選輯

新民学会资料选辑

(供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四月

各会友均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仪集”与“会务报告”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仪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仪稿，不论新旧长补，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或誊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后的通仪集。不登之稿可退还。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退还。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发刊的忌思及条例

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年旧仪，然于学会颇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凡的。当法运动一事此集只能载芽君给各会友的仪，各会友给芽君的仪，其重要者尚望芽君付来选印。通仪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参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约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绝对公开态度，但不宜标榜，故通仪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论会友非会友，都要纳一点印刷费。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仪。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仪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实，深刻，进步，就好极了。

新民学会资料选辑

目 录

一

新民学会通仪集（第一集）

新民学会启示

发刊的总思及条例

茅林彬给毛泽东	1
茅林彬给肖旭东	2
茅林彬给陈绍休肖子璋肖子升毛泽东	4
茅林彬给邹彝鼎	11
茅林彬给陈绍休	13
茅林彬给毛泽东	14
茅林彬给毛泽东	15
毛泽东给陶毅	17
毛泽东给周世钊	20
周世钊给毛泽东	24
罗学瓚给毛泽东茅林彬肖子璋	25
罗学瓚给泽东	27
毛泽东给罗荣熙	30

新民学会通仪集（第二集）

序	34
肖旭东给毛泽东	35

向警予给彭璜毛泽东	35
毛泽东给向警予	36
茅林彬给肖子璋彭璜	37
肖旭东给周世钊	38
向警予给陶毅	39
欧阳泽给毛泽东彭璜等	43
毛泽东给欧阳泽	45
向警予给陶毅任培迈	46
肖子璋给陶毅	49
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	51
肖子璋给毛泽东彭璜	54
毛泽东给肖子璋	55
罗漱阶给毛泽东	56
毛泽东给罗漱阶	58
罗宗翰给周世钊	60
刘明俨给毛泽东	61
熊季光给陶毅	62
肖旭东给熊楚玄	63
沈均给毛泽东	65
李思安给毛泽东	66
毛泽东给李钦文	66
张国基给毛泽东	67
张国基给毛泽东	69
附 湘人在南洋者一览表	70
毛泽东给张国基	72
张国基给蒋竹如	74

罗学瓚给毛泽东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	76
罗学瓚给毛泽东·····	78
毛泽东给罗学瓚·····	83
劳启荣魏埜给彭瓚毛泽东·····	85
新民学会通仪集（第三集）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90
茅林彬给毛泽东·····	92
茅林彬给毛泽东·····	96
肖旭东给毛泽东·····	101
李维汉给毛泽东·····	111
毛泽东给肖旭东茅林彬并在法诸会友·····	112
茅林彬给毛泽东·····	120
毛泽东给茅和森·····	130

二

毛泽东给黎锦熙（1915.9.9.）·····	135
毛泽东给黎锦熙（1916）·····	136
毛泽东给黎锦熙（1917.8.23.）·····	137
毛泽东给黎锦熙（1919.9.5.）·····	142
毛泽东给黎锦熙（1920.3.12.）·····	143
毛泽东给黎锦熙（1920.6.2.）·····	144

三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149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162

四

回忆新民学会（李维汉）·····	191
------------------	-----

蔡林彬给毛泽东

△出处问题

润之兄：

第二十三日开船，二十四日在汉口搭车，二十五日晚抵京，共经三日三夜，晴雨参半，一路颇适。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百办报一百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拏旗鼓，诹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忌，辞之；然可荐言介绍，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悻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弟年来深以此惧，形格势禁，亟欲自致于最宜，而不可得。（中略）大学芽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羨其所为。觉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顺问

近祉！

弟 彬肃。七年六月三十夜在北京。

蔡 林 彬 给 萧 旭 东

△讨论会友进取及同志互相协助的问题

子升兄：

弟今天会见石曾先生，除以前所闻皆得证实外，又知借牧机关亦已组织，我省为熊秉三章秋桐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牧，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此好消息出于意外，子民先生亦云然，尤足证实。今特将简章及说明书寄上，请细阅章，赞，芝，鼎，四兄详细讨论。璋兄已否到省？南洋消息如何？如不可借，则来此亦为上策。芝圃本有做工忌，弟为彼设想，于此亦实相宜。鼎丞则往日之希望反多，弟尝思为在那方进行，似不必为此。然若以其尚无何等把握，不如此方现在之有形可捉，则投此亦未始不佳。赞兄往南洋本最好，然似乎筹川资，等消息，难得充分把握，此间现有陆军大学招学消息，（尚在调查中）未始不可作一箭双雕之想。总之如四兄皆有忌于此，当速寄文凭相片来京，然后等弟之仪，再定，直往保定之期，方为妥耳。三十夜之仪，想已接阅，与润兄详议答复矣。二兄行期，似可从速。罗君到省未？大学报名，在本月二十五日截止，请电话通知其家人，速定行止。盖罗君于此必须另辟佳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李焯先行未？如未，亦可联络，一可使彼不走歧路，二可在此处多一殖民地，以便援引后来者，交利之计也。

弟颇恨行色仓忙，展后种种任务，未与兄一一陈之。日来愈益有志于吾国社会之晦盲否塞，为正人君子心旌不大，孜孜然聚其聪明才力于为已，而不肯旁通一点之所致（此其说甚长待百陈）。窃恐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旌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悉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味。民包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会友叶君，竟尔死去，每一念之，辄愧悔其未尝一为之谋。现学友中之失所者实繁有徒，不可不略尽心力，为之筹画，展后办此者，惟有兄与润之。弟前与兄言旧友黄受松，此君识力陷于悲观，忌志困于圯迁，理解一切而气弱不振，常有途穷之叹，久为忧之。兄如慨然举之以进，一百拔一人才，一百得一人才，实为双美，请更商之邹、张，囑二君觅其通仪处，早通一仪，以免祛其穷愁潦倒之忧。不然，忧能伤人，彼方久撙恶疾，倘有忌外，弟更何以为悻？其余如贺梯亦弟所仪实，一士虽微，百年赖之，祈与王先生言焉。此外如新识中之有可谋者，亦祈兄一一加忌而后行。书笈要多带，弟带太少，此地无处有借，准备工夫竟不能做。二三人另合一担，虽费八元，亦为值得。弟寓中之书，请兄检阅一次，如其可带，请拣选带来。兄岳山之沈，或可俟诸他日，能于外期间同润之一往章甫处最好，一可促进其行动，二可为往西往南往东者略筹川资。保定亦须百元，如赞周鼎丞筹此，皆为难也。润兄重

要笔记亦带来为好。润兄归家一行否？如皆会行动，会事如何善后？二兄当为熟筹。陈君书农来省否？周君世钊有仪否？鼎兄如不走动，则如何设法之处，须过月写仪。润兄及鼎芝诸兄见弋先生时，诗代致意，此时不遑作书也。升兄字帖可带来。顺问教安。润兄处未另肃。

彬肃 七年七月，在北京

蔡 林 彬 给

陈绍休萧子暉萧子升毛泽东

△京保苗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

赞璋诸兄转升润二兄：

弟间接闻听欲往保定预备之人，颇繁有徒；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另容收，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始无遗恨。二十五名之额，本为侨工局一百所限定。至同乡（熊等）之辅助，尚属另一一时不定之生机。弟前财团之条呈，即于二十五名之外，隐示可来额外之多数，此等弟筹之熟，思之深，而且身经其间已久，极悉此事之性质，尻屦不拘一定。可借不可借，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弟所怕者，是小结果之可借与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弟于侨局一方得有把握之后，即思所以推广调剂之方，只虑来者未必果多，遂于

前书不敢明言。现在多少与否，弟究不得而知，只以既有此层忌思，便当奉呈来前，以备采择。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借得二十五分牧，就可额外容纳得几个至十个；因我们有最简单之生活，得节省借牧几分之几也。（二），熊章此时行止虽不定，然正大有无把握中之大把握在；因有一年预备期间，足容吾辈运动沈说，以造出几个可借也。（三），就是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四十人来，就要夹十几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一）之可能，已不待言。（二）之可能，弟甚仗之；只要我们在实际上造出一个形势，迫向人家身上走，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然后为得耳。（三）之可能，亦非梦话；往南洋者果能出其往南洋之川资于此（如璋兄及罗学瓚等兄），在雅礼者果能出其在雅礼一年之费于此（雅礼有几个要来），往上海者果能出其往上海之费于此（如李焱先君等久闻彼往法川资已筹足五六百元，弟早有牵入之忌，虽不深知，然非不可与言者，诗勿全忘。），则不但一方可纾借牧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牧。至竟有几个忌外的实家公子及借贷力大者参加走（进）来，或能在何处以团体名义借牧，则来八十人，虽六七个是穷措大不妨也。换言之，弟以（三）为达到（二）之手段，为造成一大形势之手段；是以（三）之性质为“当有可无”的，大形势之起首，则不得不有。（二）既达到，则可以无，有又不必皆有，无又不必皆无，此其为说，须兄等推想，然后一句可以说明。盖二处之辅助，皆是借牧，苟能勉强自备，何必多此“借”

“还”之手续。然不过屑于个人言，若屑团体言，则是混合分配，只要有借，总是一共同借为好。财困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丰厚，又并不要如何可借，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总之，此事全在人做，初无可借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借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至弟之僻性，尤不喜小结果之着落与过早之可借，此则于实行上或云难，然自弟视之究甚易。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专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百言，形势愈大，忤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灾，而帑济之效亦大于水灾之帑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亦要如此始可以责人维持，始好责人维持也，然弟亦非专门拘于如此浮泛之想，苟在现在能干造出几个大着落，亦断不肯放松而不为，因此本为我素愿也。自侨局之小着落成后，弟即探问熊氏之行止，行止无定处，不好投书。前闻其返湘，现闻其在津，若其来京，则拟往会。盖熊氏有为本省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且彼欲广设平民工厂及银行等，尤非予储人才不行。弟前旬写信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即与芽先生商另，芽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忌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另。现在尚未见李来，大约李之如此促进一步者，因二星期内可到之信也；今仍未来商另者，因兄等犹未到也。李忌必以人与凭到，始好直截了当，一画做好；弟前此之所以促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

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百同作保证，一百向他借款，师已谓然。弟欲其早写一仪与熊，师则谓须李来京商另及兄等到此，究是实情。升兄如果持重难发，请诸兄向学校催出文凭，即日邮来，以便在此进行。人稍迟究无不可。升兄在省时，请将此事始末，与陈凤芳君一言，强伊写一封仪与熊秉三氏。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无论陈为何如人，彼既尸教育会长之职，此事既为当为应为之事。至其仪中之理由，由彼写之，或不免照例敷衍，此则须升润二兄讨论商另，自己起草，交彼照制盖印，其他言词，或可不周到，理由则万宜充足，或专交一理由草与他，他之情必相安也。至此回大组织若能成立，弟思以后将成一继续援引之团体；或应时势之要求，竟在长沙组织高初二等预备校：此亦须与陈等言之，以促其注意。总之弟对于此等人，只要强迫他此后不至漠视专年之需要，即为得了，其人之可与言否，不必论也。润兄七月二十六之仪，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已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此时之所急者，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是以弟于留京往法而外，又有组织一些人去吉黑新疆之想（此等处确可发财）。到了明年，往法者果已成为事实，则后年之往边地者，可得开办费之援助，诚能如此做去，则财之解决，谅非绝不可早，绝不可能。至南洋广东而犹有生机，则愈为多得几着，此则通同所患，仍是人数不供

支配耳。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迂，（二）访，（三）造。迂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至于平常观交，弟颇厌旷日持久，为不经济，吾辈总可发明一补期有效的方法，多与言谈，多与尝试，亟与从事，虽不中，必不远也。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借。今日欲访求已经成德之好人，诚是凤毛麟角。湖南而外，外省尤其难得。造分两号：一是造相迂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翌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统胡凤不讲学，士不归心，形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自仗小当小效，大当大效，惜无人达我之忌而推荐之耳。尝思所以补救，故公然不逊，以与子升之学生接近。至对于会友之分途四出，或觅间散事传，或传愿经商，忌颇忧之。久思所以补救之方，故前有耸恿升兄荐教员之言，而忌中尤望鼎兄略为牺牲，以屈就不经济而实经济之事；又想升兄写一信与何先生，以坚其志，不必欲往东洋。然此皆支节也。若其大忌，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憾，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其方若曰：如得鼎兄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仪，实无异亲炙也。前于楚怡诸生，欲其通仪，即是此忌。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

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忌，弟又有决忌留京四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之亡言；故其置重长沙之处，亦复大略与兄相同。前与升兄书，谓恨行时不及将种种善后方法与商，即指此等。此等不只一方，不只几人，不只一事，弟皆欲熔成一片，以为必如此始能宏济宏成，作始时即宜运思及之。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象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肋工自学者，吾人必耸惠而力赞之。弟觉立已立人，划分先后之阶段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恃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日鸿炉大冶不可入，日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弟志此极深，知此极切，其言万端，猝莫能尽，且亦吾兄所洞悉矣。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枚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肥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议，弟思此亦是善后之一种必要，会友中诚能有几个当教员，或于他校联络得几个教员，

则尽可一二星期联合讨论一次，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的教育，此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者也。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志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志，相与共照者也。弟对于章甫兄之往东，又生异议，除“无必要”之说外，尚有二事：（一）自费七八九年，其田价六七百元尚是不敷。（二）回国后果能作何等活动，以现势揆之，殊无可说。此二理由虽不充足，然如加以家庭之万难远离，弟以为不如仍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即为个人树其风声，此迂缓而未必有失者也。至长京之五六亩者，三四年后之学问问题，弟亦略为计及，以为只要法之财团，边之财团以及其他财团，能如愿而偿，则我五六人者，可于彼时交换往返接触考文一次，然后回国，大开其世界自由研究社，此幻想或亦有万分一之可恃，惟在努力做去耳。不然，我二三人之亩京，为财乎？我不敢承认；为学乎？我亦不敢承认；为基础乎？则我略为承认之。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体，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榷之。

罗学璜君来片，谓现在不能得家中同志以索预备之资；至川资二百，则明年尚可设法；此则舍来而外，全无问题之可言。罗君又言有黄守垣君欲来，此亦无所不可。又问高小毕业者可入初级预备班否？此正可，惟须自费，想此仗到时，罗君或已在省，故未另复。蕴真兄仗，甚有来志，极其欢